

法學家、建築家：一對父子與東吳大學的交會（二）

王大閎在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作品

李思薇



龍惠堂外觀

館刊第60期

上期刊出的〈王大閎與鑄秋大樓〉已簡述東吳大學在臺復校的歷史背景，王寵惠（1881-1958）這位司法界菁英隨國民政府來臺，是蔣中正的法學顧問，因為有他的建言，東吳得以順利復校。「東吳在外雙溪的校地，與王亮老也有關係。當時臺北市長吳三連及繼任的高玉樹，他們對王亮老很尊敬，所以也關心東吳購地建校的事，才會提起外雙溪有一塊地可用，屬陽明山管理局管理。」（王紹堉口述，2015:9）當年的陽明山管理局是獨立於臺北市的縣級行政區，首任局長施季言在一九五零年代出任東吳大學董事長、校長，在他的支持下，1957年東吳取得士林外雙溪校地，第一棟校舍於隔年建成，適逢王寵惠離世，遂命名為龍惠堂以茲紀念¹。

王寵惠是在臺首任司法院院長（任期1948-1958），於任內因病逝世。1958年東吳大學第12次董事會議中提議將墓園設於校園，經家屬同意後，由其子王大閎設計。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沿外雙溪以南，依山而建，背靠五指山系的尾端，在

¹ 龍惠堂於1999年進行外牆整修工程，校方「特別請王大閎與其子王守正建築師協助重塑大樓外觀，別具意義。」（引自「王寵惠夫婦墓園」解說牌，東吳大學製作，2021）。



（左）墓園的第一個平台

（右上）市定古蹟王寵惠墓園

（右下）墓埕一角



校園內往高處爬便可遙望北面的故宮博物院。在此之前，已有名人安葬於大學校園的前例，臺灣大學為紀念傅斯年故校長，在校門口右側原熱帶植物園內建斯年堂（1951），王寵惠墓園則選址於東吳校園高處，墓園依地勢分為三個高程，第一個平台中央立有蔣中正題字的墓誌，背面由張群（中國國民黨元老）所書、詳述故者生平。石碑後方續有石階通往第二個平台，然只見如城牆般的台基，須由兩側石階再行向上，主墓園方豁然開朗。

墓園朝北，有天然的靠背，倚山面用漿砌卵石造擋土牆，以磚材在樹林裡界定出一個方正的場域，墓穴為混凝土造、由

由台基兩側階梯進入墓園主體



「大直要塞第一區」界碑



望星橋旁的東吳大學標誌



王大閎設計的東吳大學校門

數個方體組成，王寵惠墓園的基本元素便以灰石、紅牆、綠樹完成。東西向砌高約兩米紅磚牆，中間斷開形成出入口，正前方為鏤空磚砌矮牆，兩旁設有長椅（洗石子、磚造基座）。墓園承襲大洪建築師事務所慣有的風格，使用簡潔的材料，注重形體的轉折與收邊，墓穴表面材以斬石子、大小顆洗石子表達主從次序。1981年王寵惠的第二任妻子朱學勤女士安葬於側，2014年啟動文資鑑定程序，由臺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指定理由著重於王寵惠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墓園在建築史與文化歷史上的價值。

筆者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到訪東吳外雙溪校園，循楓雅學苑旁的步道階梯直上，經過石超庸夫婦墓園（現為衣冠塚）後，眼前景象轉為天然的淺山林，腳下踩著粗糙的手工石階，轉一個彎到達第一個平台，提醒到訪者已進入墓園的境界。觀音山石砌成的台基被苔蘚覆蓋，形成有機、粗糙的斜面，反襯出墓園工整的磚砌紋理、直角的量體，下方有一棵相思樹伸出支臂，擁護著墓埕。在筆者正要離開之際，無意間瞥見磚牆外有一顆標石，原來是「大直要塞第一區」界碑。要塞管制區的法源依據為「要塞堡壘地帶法」²，以國防據點向外擴散400-600公尺的範圍為界，大

直要塞第一區包含圓山、士林、大直一帶的山區，區內有多項限制，包含限建、禁止攝影/測量等行為，這個界碑說明王寵惠墓園設於東吳校園的邊界，越過此碑便無法有超過一公尺高的建築物。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退休教授華昌宜，建築系畢業後在1958年進入大洪建築師事務所擔任繪圖設計員，他負責的第一個案子即王寵惠墓園的施工圖與監造，根據他的口述，墓園完成後不久因大雨沖垮墓園一處擋土牆，二十來歲的華昌宜心想這下要被開除了，不料王大閎到現場看過後竟沒有發怒，是營造工人沒有按圖施作導致，並未指責他的事務所員工。由此事可見王大閎就事論事的修養。

王大閎於東吳外雙溪校區的另一件作品，係楊其銑校長任內與臺北市政府協議於望星橋邊之公有地塑造東吳大學入口意象，並改善臨溪路的通行品質，過去這條東吳校友口中的冤家路沒有人車分道，舊校門設於1960年代，簡樸的水泥柱約一樓高。楊校長為臨溪路增設人行道，商請王大閎重新設計東吳大學的入口標誌與大學校門，今日的白色校門於1984年建成，最初僅於校門正中嵌入東吳校徽，如同雕塑品一般橫跨臨溪路，每日迎送東吳學子，1986年校方採孫科（曾任東吳董事長）之集字置於校門正面。

2 要塞堡壘地帶法於1931年公布，1954年修正公布全文19條，直至2002年修正與增訂，期間未有變動。



東吳大學牌坊舊址(位於今日蘇州大學)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CC BY-SA 4.0, 由雲在動拍攝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12965740>

東吳大學在中國已併入蘇州大學，原址仍可見舊校門的形式（如上圖），筆者臆測，舊校門或許有影響王大閎的設計，將外方內拱的校門結構加以簡化、變形，再將柱頭線腳立體化，以多個斜面處理柱身，隨日光角度形成不同受光面，使得大門充滿雕塑感。由正面望去，兩層樓高的校門可將東吳校舍與山景³框入，尺度拿捏得宜。望星橋旁的入口標誌同樣是簡潔的白色柱體，考量至善路雙向以及臨溪路的視線，由三個相同的面組成，每面置中文、英文校名，向上削窄承接圓形校徽，樣式精簡、比例協調。

大學校門展現時代精神，目前臺灣有兩座大學校門獲得文資身份，一為臺灣大學校門（日本時代建），一為成功大學紀念校門（戰後建）。臺大校門在1998年與另外13處同列古蹟，包括建中紅樓、遞信部、臺大法學院等，在當時的文資保存論述下，陸續促成日本時代的重要建築遺產受文資法保護；成功大學的校門由賀陳詞⁴先生設計，為1950年代慶祝改制大學而設立，這座校門同樣橫跨在街道上，

3 東吳大學背面的郊山屬於臺北大縱走第五段，2012年校方整理環山步道，由王寵惠墓園旁路徑續上，經過文間山圖根點，可繞一圈回到校園。

4 賀陳詞 (1918-1994) 是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教育家，1955-1979年間於成大建築系任教，在臺南地區留下諸多建築作品。2023年底開幕的台南市立博物館，前身為鄭成功文物館（1963年建），即賀陳詞所設計。

在2021年登錄為歷史建築，登錄理由有二，其一是中西融合的樣式，其二是校門在校區與城市發展中的意義。若以這兩個面向來思考東吳大學校門，形式的部分前文已作討論，在歷史意義上，一九八零年代楊其銑校長任內解決建校時期未決的校地產權問題⁵，以一座嶄新的校門再現東吳的未來，透過這個脈絡，更加理解東吳校門在建築創作與大學發展上的象徵意涵。

王大閎在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的作品，分別位處校園的盡頭（依山）與起始（傍水），儘管規模不大、皆適得其所。兩件作品的時間點恰巧落在王大閎建築設計事業的衝刺與平緩期，1960、70年代是王大閎的創作高峰，1984年成大文學院建成、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正在興建中（1983-1986），此後王大閎便逐漸淡出建築界。王寵惠對東吳大學在臺復校發揮關鍵影響力，長眠於校園，其子王大閎在二十年後設計城中校區的鑄秋大樓（1981年建成）與校門，這三件作品見證這對父子與東吳大學的淵源。

參考文獻

王偉勇、劉秀娟，2006。在東吳安身立命的一世情緣—楊其銑學長訪談錄。東吳菁英（一）：東吳大學傑出校友文集，頁95-108。臺北：東吳大學。

王紹堉口述，連文萍撰稿，2015。沒有王亮老就沒有（臺灣）東吳大學。碩學豐功：王寵惠先生資料展暨紀念專刊，頁5-11。臺北：東吳大學。

（李思薇／北藝大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

註：本文使用照片，除備註外，皆為筆者拍攝。

5 外雙溪校區有14筆土地為草創時期士林鎮公所贈與，然當年未辦理產權移轉，在所屬機關幾度更迭後成為臺北市政府土地。楊其銑校長任內計畫拆除學生活動中心，興建綜合大樓，故積極處理土地權屬問題，以取得綜合大樓的建照。（引自王偉勇、劉秀娟，2006。）